

# 译序

## 一、日本物语文学之祖——《竹取物语》

对于当代读者而言，日本的物语文学应该已十分熟悉。日语中的“物语”一词，意即**故事或杂谈**。其最早为口头传承，后来发展为文字作品。从平安时代至室町时代流行的传奇小说、和歌式小说、恋爱小说、历史小说、战记小说等，都属于物语文学。而物语文学的鼻祖，便是《竹取物语》。这是第一部以日本自创文字（假名）写成的文学作品，它的出现，突破了以往和歌、汉诗一统文坛的局面，是日本文学由抒情诗向古典小说发展的标志，正式确立了物语作为日本古文学新体裁的地位，开拓了文学的新模式，对后世的诗歌、小说、戏曲都有深远的影响。

《竹取物语》又称《辉夜姬物语》、《赫映姬物语》，“竹取”即伐竹之意。此书创作年代和作者皆不详，但从故事内容和相关记录上，可以推断成书于9世纪上半叶至10世纪初，比《源氏物语》还要早了近一个世纪。而作者一般推断为**上层阶级的男性，具有较高的佛学与汉学修养，并有积极探索、向往自由的知性精神**。此外，日本方面又有研究认为，《竹取物语》是从中国藏族民间故事《斑竹姑娘》演化而来。唐末五代时期在四川省广泛流传的《斑竹姑娘》，由一个留学唐朝的僧人玄昉传入日本后，某位不知名的作者从中受到艺术的启迪和诱发，以日本当时的现实人物为原型，进行了重新加工，增大其虚构性，添入一些独创情节，并加以艺术润色，此后在流传过程中又经过多次增减修改，最终形成了如今的定本。

《竹取物语》是日本人在童蒙初启时即已熟知的故事，全作由**化生、求婚、升天**三部分构成，讲述一位伐竹翁从竹筒中得到一个美丽的小女孩，小女孩经三个月后即长大成人，花容月貌，取名“嫩竹之辉夜姬”。五个贵族子弟垂涎辉夜姬的美貌，向她求婚。辉夜姬出难题考验他们，使求婚者全部失败。后来天皇想强娶辉夜姬，也遭到拒绝。最终辉夜姬在凡夫俗子的茫然无措中升天而去。故事自竹而始、以竹贯穿、由竹收尾，语言简洁朴素、结构严谨分明，生动而引人入胜，令读者进入到清丽雅致的古典文学世界中，为那不同凡响的卓异气息而击掌赞叹。

作为一部极具想象力的经典，《竹取物语》通过**庸俗的求婚和机智的拒婚**，突出了对权势的抗争，以**嘲弄、奚落、痛斥**的方式，淋漓尽致地揭示了统治阶层的无知和虚伪，对当时的社会弊端进行了**讽刺与针砭**。作者对人间病象有着深刻认识，但又苦于无力改变，唯有在**空灵美丽的梦境中，寄托自己纯净的感情**。辉夜姬就是作者极力塑造的至善至美的理想化形象。这样一个在月亮上诞生，落入凡间的美到极点的女子，其身上有着作者诸多的理想化赋予：**美丽、聪敏、纯洁、高贵、重情重义**，**不仅是位蔑视权贵、以智慧挫败觊觎者的高傲少女，还是一位对养父母充满真挚孝心的好女儿**。她富贵不能淫、威武不能屈，不染浊世尘垢、怀抱清高之志，可以说，作者将自己的爱憎、情感完全植入在她身上，通过她的言谈举止、一颦一笑，将真实与传奇、浪漫与写实、美好与丑恶、幻灭与永生对立而又和谐地结合在一个整体中，融洽交汇，揭示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，细腻地表现了她性格中的沉静、忧郁和矛盾。**作品最后以升天的洁净与人间的污浊相对比，充满批判意味。**

《竹取物语》在创作手法上，吸纳了佛教欣求净土的思想，以及道教飘然出世的神仙思想，具有中国六朝神仙志异的本质要素，带有神奇性，但又不失历史真实性；其语言技巧精细，词藻华美、对话生动，初步运用了文学的心理描写，并有分寸地把握住人物的基本性格。此外，作品还有节奏地贯串着和歌赠答，形成物语文学作品的典型特征，完全跳脱出了日本传统说话文学的窠臼。尽管还有不足，但以上种种，已使《竹取物语》具有了作为小说所应具备的基本要素，这在日本文学史上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。

## 二、日本民间文学之集大成者——《御伽草子》

历史演进到室町时代（14世纪—16世纪），因南北朝纷争而导致的全国大动荡，使得曾长期占据文坛的贵族文学开始衰落，以民间故事为代表的平民文学得到了高度发展。此类作品的内容大多描写世俗生活、庶民情趣，且篇幅均较短，便于快速阅读，其主要目的就是为娱乐大众。《御伽草子》即为这些短篇通俗小说的统称。

日语中的“御伽”二字，本意为陪侍、陪伴。“御”是敬语，“伽”的意思是陪无聊者对谈解闷。而“草子”的含义有两种，一为用假名写成的随笔、日记，如著名的《徒然草》、《枕草子》、《土佐日记》等；二指“册子”（分册编写的书），与“卷”相对应，后来演变成为带插图的短篇通俗读物，专供休闲、消遣用。所以“御伽草子”字面上的翻译就是“消遣解闷的故事”。

《御伽草子》之所以从14世纪开始，日益受到重视，原因在于其上承中古时代的物语文学，下启江户时代的读本小说，读者层面不限

于公卿贵族，而是广泛普及到下层武士、僧侣、平民中，比诸宫廷文学的受众要多得多。

由于是民间故事的集合体，所以《御伽草子》的内容来源相当多样，但原作者及创作时代大多不详。主要通过先在民间口耳相传，而后由僧侣、隐士、町人等挑选整理，出版商汇编的形式，流布日本全国。1725年时，大坂书商涉川清右卫门首先将23个民间故事编为《御伽草子》，并以《御伽文库》的名称发行。而其他出版商也制作了自己的版本。渐渐地，任何在室町时代与江户时代初期表现出相同风格的故事，都被视为《御伽草子》。到江户初期时，印行的《御伽草子》故事篇数已达三百篇左右，再加上其他手抄本，流传至今的总篇数大约在五百篇上下。

《御伽草子》的内容，因作者不再是宫廷贵族，而是市井人物，故而题材也大多转变为具有日本民族特点的民间故事，作品类型亦向多样化发展，可以细分为以下八类：

1、贵族类。主要受王朝物语文学的影响，根据古代长篇贵族物语所改编的短篇故事。如《忍音物语》、《假寐草子》之仿《源氏物语》；《小落洼》之仿《落洼物语》；《秋月物语》之仿《住吉物语》等。都与前代王朝文学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2、僧侣类。多取材于僧侣生活，充满佛教思想和说教色彩。如《秋夜长物语》、《松帆浦物语》、《嵯峨物语》等，写僧侣恋情故事；《御用尼》写破戒僧失败故事；《三法师》、《高野物语》、《为世草子》等，写出家遁世与出家后忏悔故事。

3、武家类。继承战记物语的豪迈传统，描写武士的英雄故事，比如《横笛草子》、《小敦盛》之仿《平家物语》写源平合战故事；

《渡御曹子岛》、《弁庆物语》写源义经故事；《师门物语》、《村松物语》写地方豪族家奴暴动或复仇故事。

4、神佛鬼怪类。佛教故事、鬼神物语、妖怪退治等，也是大篇幅讲述的重头戏。此类故事的发生背景多为平安时代，那时世界仍明暗未分，人鬼妖魔等杂相共处，形成一个混乱又风雅的时代。其代表作品有《梵天国》、《木幡狐》等；以及《表藤太物语》、《田村草子》、《酒吞童子》之写英雄退治妖怪等。

5、庶民类。《御伽草子》本身即为迎合庶民娱乐的作品，故其中以农民和町人为主人公，描写庶民生活的作品尤其多。内容包括婚恋嫁娶、滑稽笑话、讽刺寓言、立身出世等。讲述小人物幸运巧遇、出人头地的《文正草子》，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

6、异国异界类。故事舞台扩展至中国、印度、龙宫、蓬莱、天界的作品。代表作为《二十四孝》、《蛤草子》、《浦岛太郎》等。

7、稚子类。以童话、儿物语为底本的故事，主人公都是少年儿童。如著名的《一寸法师》。

8、动植物类。主要描写动物、植物的世界，将其拟人化反映人世间的种种悲欢离合。

《御伽草子》内容庞杂、多姿多彩，但它们的共同特点，就是平易单纯、叙述简单，情节单线发展，缺乏对心理状态的细致描写，也缺乏对人物性格的深度刻画。然而其中不少故事也不乏传奇色彩，富有诗意并经常性地引经据典，同时还继承了物语绘卷的传统，在草子中配以诸多绚丽的插画，故而极大地吸引了一般读者的关注，使得《御伽草子》数百年来勃兴不衰，传流至今，依然阅读、研究者众。其中一些经典名篇，更是脍炙人口、家喻户晓。

王新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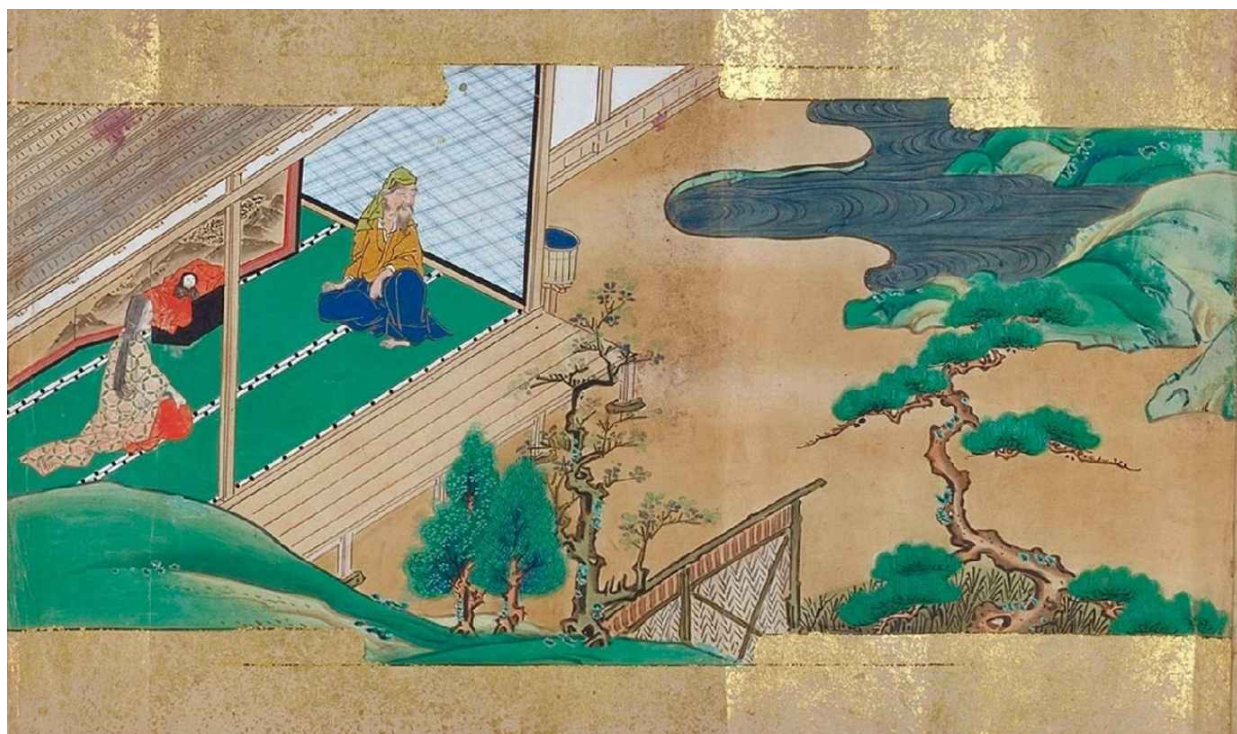
2012年5月25日



# 竹取物语

## 一、嫩竹中的辉夜姬

昔时，有位伐竹翁，常入山野中伐竹，制成各种竹器贩卖，以此谋生。其名为赞岐造磨。某日，老翁于竹林中望见一根竹子**光彩夺目、熠熠生辉**，他心中疑惑，遂近前探视，只见竹筒中光芒四射，再定睛细看，原来是一个身長三寸的小美人，栖居其中。老翁道：“你既居于我朝夕所见的竹中，自然是上天赐我的孩子。”于是将这孩子捧在掌心上，返回自宅，交给妻子抚养。此女姿容明丽、貌美无双，身材娇小玲珑，老夫妻俩将她养在竹篮中。



老夫妻俩将小女孩养在竹篮中

老翁自得到此女后，每回入山伐竹，都会在竹节中发现黄金。日积月累，老翁变成了一个富翁。

老姬精心抚育竹中女孩，女孩像笋长成竹子那样，一天天长大，三个月后，已经亭亭玉立，成了一个妙龄少女。老姬为她结髻着裳，宠爱呵护于深闺中，不准出门半步。这女孩的容貌闭月羞花、清丽脱俗，整栋屋子因她而光辉满溢，无一处黑暗。有时老翁心情抑郁，烦恼愁闷，只要一见到这女孩，立时苦痛消散；有时因遇不如意事，怒气勃发，一见这女孩，嗔怒顿止，变得心平气和。

老翁此后依然日日伐竹，所获黄金愈多，终成当地豪富。待那女孩渐渐长大后，老翁自三室户请来斋部秋田给女孩起名。秋田为女孩取名“嫩竹之辉夜姬”，又可写作“赫映姬”。为庆祝女儿得名，老翁大开筵席，请来诸多艺人载歌载舞。周边人家无论男女，皆受邀前来赴宴，整整热闹了三天。



## 二、求婚的难题

世间男子，无论贵贱，风闻此事，都希望能娶辉夜姬为妻。他们仅仅听到辉夜姬的芳名，就已神魂颠倒，心中醉慕，爱火炽热难耐，心想哪怕只一睹娇容都好。然而即使是家住辉夜姬家附近，甚至紧邻她家的人，也无法窥见辉夜姬的容颜。那些男子夜难安寝，暗中于墙上凿洞，窥视张看，聊以慰藉。后世管这种行为叫“夜窥”<sup>①</sup>，就是源于此时。

黑夜中，男子们踟躅于无人处，徘徊不去，可惜都毫无结果。顶多就是向辉夜姬的家人打打招呼，却没有任何人搭理他们。虽然屡屡碰壁，他们也不气馁，特别是那些公子王孙，更是通宵达旦，日夜守候。当然，也有心智不坚者，知道如此下去，只能徒劳无功，所以不再坚持，转身离去。不过，有五名极好色者，一直不肯罢休，仍然对辉夜姬日思夜想，故而不舍昼暮，持续来访。这五人是：石作皇子、车持皇子、右大臣阿倍御主人、大纳言大伴御行、中纳言石上麻吕。



锲而不舍的五名贵公子

这种自命风流的人，只要风闻某处有美丽女子，哪怕仅仅是薄有姿色，也想着即刻一见。辉夜姬芳名远播，自然令他们兴奋不已，为

之神不守舍、寝食俱废。他们早晚徘徊在辉夜姬家附近,却一无所获。有的寄信于鸿雁,却石沉大海;有的相思成疾,作失恋和歌以赠,亦无声无息。五人虽知种种行为,均属徒然,但恋心不死,无论十一月严寒逼人、十二月天寒地冻,还是时而骄阳似火、时而电闪雷鸣的六月炎夏,都绝不间断地频频来访。

某日,其中一人终于请出老翁,拜伏施礼,恳求道:“请将您的女儿嫁给我吧!”老翁答道:“她非我亲生女儿,婚姻大事我不能替她决定。”

日月如梭,光阴飞逝。

那五人回家后,依然对辉夜姬日思夜梦、不能忘怀,只好去求神拜佛,有的祈盼神佛保佑自己成就心愿;有的希望菩萨帮助自己忘却思慕之苦。然而这一切统统无济于事。他们又转念一想:“老翁虽然这么说,但女子终归是要出嫁的啊!”于是仍然日复一日,游荡徘徊于辉夜姬家附近,以此显示他们的至诚爱慕之心。

老翁见状,便对辉夜姬说道:“我高贵的女儿啊,你本是神佛转生,并非我的亲骨肉。但毕竟是我劳神费心,将你抚养长大,你能否看在这点微劳上,听我一言?”

辉夜姬答道:“无论何言,女儿都愿听从。不过您说我是神佛变化转生,此事向来不知。即便果真如此,女儿也一样视您为亲生父亲。”

老翁道:“这话真令我高兴。老朽今年七十有余,或许旦夕之间,便将命尽。俗话说,男大当婚、女大当嫁,这是人生在世的自然之理。唯有如此,方能繁衍后代,光大门户。即使是你,也不能违背。”

辉夜姬道:“话虽如此,但我实是不愿啊!”

老翁道:“你虽说是神佛转生,但终究是女儿之身。如今我尚在人世,你还可待字闺中,倘若我弃世而去,你该如何是好呢?那五人经

年累月频频相顾，可见爱你极深、心志极坚。你能否从中选出一人，与他成婚呢？”

辉夜姬答道：“那些人皆是庸俗之辈啊！倘若不识彼心，贸然成婚，一旦男方生出二心，岂非追悔莫及？所以，不管对方地位如何高贵，即便是举世皆畏之人，如不能深明其心，我也绝不与他定亲。”

老翁点头道：“此话也有道理。那么，你心中欲嫁之人，到底是怎样的呢？那五人可都是真心诚意地向你求婚呀！”

辉夜姬答道：“我并不苛求他该是怎样的人，仅有一件小事要他们去办。既然他们五人，爱我恋我之心，难分孰优孰劣，那就请他们去取我最喜欢的物件。谁能取来，谁就是最真诚的人，我就嫁给他。请您将我这番话，转告给他们吧。”

老翁赞道：“此法甚妙。”

日暮时分，五人齐聚。或吹笛、或咏歌、或吟诗、或吹箫、或以扇击节。这时老翁出门，向他们说道：“诸位大人，你们经年累月，不倦来访，实是令蓬筚生辉，使老朽受宠若惊！我已年过七旬，风烛残年，今日难知明日事，故而劝说我那女儿，叫她细细思量，在你们五位中，择选一位托付终身。她却说：‘他们五人，爱我恋我之心，极难分出孰优孰劣。’我想此言也有道理。所以，她的意思是，你们中谁能取来她最喜欢的物件，就说明谁最深情，她就嫁给谁。老朽认为此法颇妙，请诸位大人切勿恚恨。”

五人听罢此语，异口同声道：“此法可行。”老翁便入内告知辉夜姬。

辉夜姬道：“那好，请您转告石作皇子，天竺国有佛之石钵，请为我取来；转告车持皇子，东海有仙山蓬莱，山上有宝树，以白银为根、以黄金为茎，结白玉果实，请他为我折一枝来。再转告右大臣，

取唐土之火鼠裘赠我；转告大伴大纳言，将龙首上五色之辉玉取来；至于石上中纳言，请他取燕之安产贝来送我。”

老翁听了，面有难色道：“这明显是在刁难他们嘛。你所希望之物，皆非本国所出，如此难题，我怎好向他们转达呢？”

辉夜姬道：“这有何难？您只管开口便是。”

老翁道：“那我只好先去说一说。”于是出屋，将辉夜姬所言如实转述，随后说道：“情况便是如此，请诸位依言去取那些物件吧！”

那五个皇孙贵人听了，瞠目结舌、面面相觑，叹息道：“出这等难题，倒不如直接了当地明说‘请你们离开此地’呢！”言罢，全都无精打采地告辞而去。

---

### 注释：

① 原文写为“夜這い(よばい)”，直译是私通之意。“夜這い”指日本古代的一种婚姻形式，称为“访妻婚”或“妻问婚”，盛行于大和时代，一直延续至平安时代。这种婚姻是夫妇别居，男女各自住在自己家中，男方在晚上潜入女方家，短则翌日清晨离开，长则在女家逗留多日。所生子女随母亲生活，而男性则负责妻儿的生活费。这种婚姻形式，主体双方处于一种松散结合的关系，相互间并不需要信守婚姻的誓约，男性往往同时有多名妻子，妻子则拥有择夫的权利，也拥有子女的命名权。



### 三、佛之石钵<sup>①</sup>

尽管如此，但五人归家后，个个寻思：“若不能娶辉夜姬，活在上世也无意义。”这其中以石作皇子最有心计，他反复琢磨：“此石钵既在天竺，按理可以寻来。”但又转念一想：“天竺距此极为遥远，石钵又系天竺无二之物，即便跋涉百千万里路程，也未必能取到手啊！”

某日，石作皇子至辉夜姬处，告言：“在下今日便动身前往天竺取石钵。”说完便启程而去。

三年过去了，石作皇子来到大和国十市郡某山寺中，将宾头卢<sup>②</sup>尊前已被油烟熏黑的石钵取来，装入锦袋中，并饰以一枝人造花，送到辉夜姬家。



石作皇子将石钵送到辉夜姬家

辉夜姬见了，心中疑惑，伸手入钵，摸出一纸。展开细看，是一首和歌：

“远渡万水越千山，心力耗竭取石钵，而今取来双泪流。”

辉夜姬见那石钵不但不发光，甚至连萤火微光也无，便作返歌一首答复：

“若是真物岂无光？毫发微光亦不见，莫非取自小仓山？”<sup>③</sup>

于是将石钵归还石作皇子。皇子弃钵于门前，又作歌一首：

“钵辉原本如白山<sup>④</sup>，一遇美人光自消，吾今弃钵不弃汝。”

他将这首歌送予辉夜姬，但辉夜姬不再作返歌，也不再理睬皇子。石作皇子只好黯然离开。他虽弃钵，却依旧爱火不熄，期盼有朝一日，能再有机会求爱。所以，后世将这种恬不知耻的行为，叫作“弃钵”。<sup>⑤</sup>

---

### 注释：

① 佛之石钵，相传是释迦初悟道时，四大天王所敬奉。唯释迦得用，余人不能持用。释迦灭度后，石钵安置于灵鹫山。

② 宾头卢：梵语音译，意为“捷疾”。释迦牟尼四大声闻之一，十八罗汉第一位。出身婆罗门贵族，出家后，证得阿罗汉果。他虽然是罗汉，但爱在人前卖弄本事。据《十诵经》载，佛陀在王舍城时，树提居士将一木钵高高悬起，声言若有沙门能不用梯杖取下此钵，钵便归其所有。宾头卢即入定，用神通力腾空而起取下木钵。佛因他在未

受戒人面前妄显神通，遂不准他入于涅槃，命他率一千阿罗汉常住人间，造福世人。

③ 小仓山在大和国十市郡。日语中“仓”与“暗”同音。

④ 白山：日本著名火山，与富士山、立山并列为日本三灵山。

⑤ 日语中“钵”与“耻”同音。



## 四、蓬莱之玉枝

车持皇子素有计谋，他向朝廷诈称患病，须到筑紫国<sup>④</sup>温泉疗养。请得病假后，立时至辉夜姬家，让仆人转告道：“在下这就启程去取玉枝。”言毕即动身赴筑紫。他的部下齐聚难波港送行。皇子对他们说：“此行甚秘，不可外泄。”连随从也不多带，仅带几名心腹近侍，开船出发。送行者目送大船远去后，都返回京中。

如此一来，人人皆以为车持皇子已赴筑紫国。哪曾想三天后，皇子的船又悄悄折返难波港。

他处心积虑，早已将一切布置妥当。一上岸就迅速召来六名当时技艺最高的能工巧匠，又找了一处人迹罕至的地点，造起一座三重大宅，将工匠安置其中，皇子自己也隐居宅内。接着，他又将自己治下十六所庄园，全部献予神佛，祈求神佛保佑，助造玉枝。经过艰苦努力，玉枝终于制出来了，而且与辉夜姬所言一模一样，不差分毫。于是皇子手持玉枝，又秘密来到难波港。

他装出一副历经长途跋涉、疲惫不堪的样子，坐在船中，遣人通知府里：“皇子今日归来。”府中众人纷纷前来迎接。皇子将玉枝装入长柜中，上覆绫罗锦缎，命人抬之上岸。围观人群轰动起来，纷纷交头接耳道：“车持皇子持优昙华之花<sup>②</sup>归来啦。”

辉夜姬知悉后，心中愁闷，心想这回要输给车持皇子了，不禁又急又忧。片刻后，仆人在外敲门道：“车持皇子求见。身上所穿仍是出海时的行装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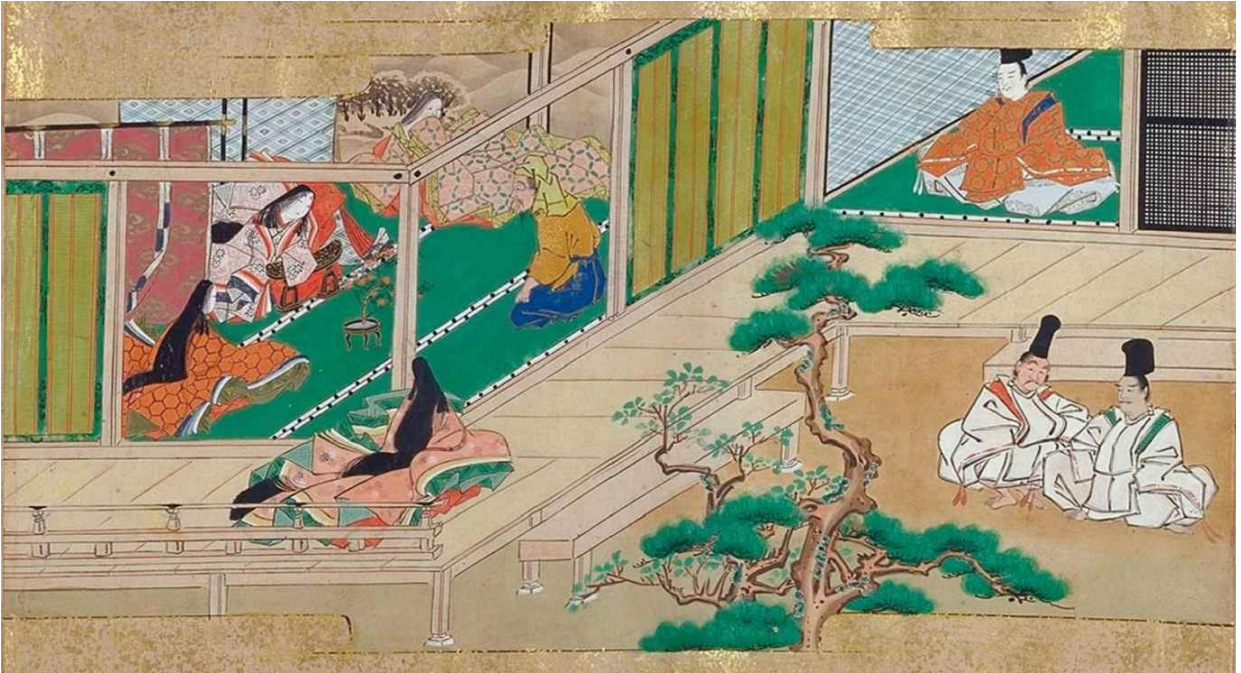
将蓬莱玉枝装入长柜中

照旧由老翁迎了出去。车持皇子道：“这玉枝是我舍生忘死，搏命得来。请您速速拿去给辉夜姬过目！”

老翁依言持玉枝入内宅，辉夜姬接过，见枝上附有一纸和歌：

“历经漫漫万里路，粉身碎骨亦无惧，誓折玉枝赠佳人。”

辉夜姬看完，茫然不知所措。老翁近前道：“瞧，这位皇子照你的吩咐，完完整整地取来了蓬莱玉枝，你现在无法推托了吧？他身上穿的还是出海时的衣服，连自己家都没回，就径直前来拜会了。你也马上出去，和他见见面，把婚事定下来吧！”



辉夜姬观览蓬莱玉枝

辉夜姬闻言，默然不语，以手托腮，长叹一口气，沉思起对策来。

皇子心中欢喜，暗想：“这回辉夜姬再无借口推辞了。”便大摇大摆地踏到走廊上。老翁并未阻止，反而默许了这种无礼的举动。他对辉夜姬说：“此玉枝乃本国所未有，如今你已不能再拒，还是从了吧。况且这位皇子的相貌人品，亦属上乘。”辉夜姬答道：“女儿一直不听父言，实是歉疚。我有意以难取之物为难皇子，哪知他却当真取来，如今可怎生是好？”老翁不理睬她，自入闺中，布置成婚新房。

老翁又来见皇子，问道：“这宝树既珍且美，究竟生长于何地？”皇子答道：“大前年二月十天左右，在下由难波港启程，乘船入海。当船在海上时，应该航向何方，心中其实毫无头绪。但我心想：此行若不能如愿，活在世上又有何意义？于是便让船随风漂流，又想道：倘若身死，那也无法；但只要一息尚存，总会找到仙山蓬莱。航船在波涛中颠簸多日，终于驶离本国，漂向远洋。海上有时恶浪滔天，几乎



要掀翻航船；有时狂风大作，将船刮到不知名的异国，鬼怪出没，差点将我们杀害；有时在茫茫大海迷失了方向，茫然无措；有时粮食吃尽，只能以草根充饥；有时又有可怖妖魔纷至，要生吞我们；有时被迫以海贝为食，苟延性命；有时旅途中得病，完全无助，唯有听天由命。就这样一直在海上漂泊，到了第五百日的上午辰时<sup>③</sup>左右，忽然遥遥望见海天相交处有一座山，我急忙站起身，从船中极目远眺，见此山浮于海面上，巍峨耸立。我心中暗想：此山定是梦寐以求的蓬莱了。不由得喜不自胜。可是心里又难免会害怕，便绕着山环行一周，观察了二三日。某日，忽有一位天仙装扮的美女，携银碗下山汲水。于是我们舍船登岸，向仙女打听道：‘此山何名？’仙女答道：‘此乃蓬莱山。’一听山名，我顿时欣喜若狂。又问仙女道：‘敢问芳名？’仙女答道：‘我名宝嵌琉璃。’言罢飘然隐入山中。我细观蓬莱山，只见层峦叠嶂、山势险峻，甚难攀登，只好绕山周步行，沿途见无数奇花异树，皆是人世罕见之物。金银琉璃色之水，自山涧潺潺流出。小河上架着几座样式精巧的玉桥，周围的树木都闪着金光。我在这些树中折下一枝，其实这枝并不特别赫奕，但与辉夜姬所言完全吻合，所以折此枝携归。若论蓬莱美景，当真是举世无匹。我原本打算多逗留几日，尽情观览，但既得玉枝，便无心久留，急急乘船返航。幸而归途顺风，只行了四百余日，即抵达本土。这大概是我临行许愿，所以得到神佛护佑吧。昨日回到难波港后，连被海水打湿的衣裳都不及更换，就径直来拜访了。”



车持皇子与伐竹翁对谈

老翁听完皇子的叙述，深受感动，慨叹不已，遂作一歌相赠：

“每入山野伐吴竹<sup>④</sup>，如此艰辛从未历。”

皇子听罢，说道：“在下多年来忧愁之心，到今日方始宁定。”遂作返歌一首：

“经年苦恋湿衣袂，而今功成泪方干。”

车持皇子的诡计眼看就要得逞，突然，有男子六名，并肩走进辉夜姬家庭院中。其中一人高举木棍，棍上悬挂条幅，上书请愿文字。男子挟文大声诉道：“造物所工匠头汉部内磨陈情：吾等为造玉枝，呕心沥血，历时千余日，精疲力竭，却未得一文工钱。望即行偿付，以供妻儿果腹。”

老翁大吃一惊，扭头急问道：“这位工匠所言，是否属实？”皇子张皇失措，狼狈无言。这时辉夜姬开口道：“请将此陈文递予我看。”她接过请愿文书，见其上写道：“皇子尊贵之躯，与吾等卑贱工匠，共隐一处，历千余日，命吾等造作玉枝。彼时曾有允诺：功成之日，赐金授爵。吾等思量，此必皇子心上人辉夜姬所需，故特来此地领赏，望予赏赐。”

辉夜姬正为要嫁给皇子而愁眉苦脸，看完请愿文书，登时眉开眼笑，急忙唤老翁入内，说道：“这蓬莱玉枝，我本以为是真的，正忧心如焚，哪知却是个弥天大谎，正合我意。请速速退还，叫皇子离开吧！”

老翁点头道：“既已知是人造伪物，自然应当退还，并请他立即离去。”

辉夜姬如释重负，心情舒畅，便写返歌一首，答复皇子：

“巧言令色假做真，伪饰玉枝不知耻。”

写毕，将返歌和假玉枝一起，退还给车持皇子。

老翁本与皇子言谈甚欢，此刻却神情沮丧，佯装休憩。皇子万分尴尬，坐立不安，欲走欲留，难以定夺。只好暂且忍耐，一直到日暮时分，才悄悄离开辉夜姬家。

辉夜姬召来适才请愿的六名工匠，向他们说道：“今日之事，真是多亏了你们，甚是感激。”说罢，赏了一大笔钱给他们。六名工匠欢天喜地道：“啊，终于如愿以偿啦。”遂领赏归家。岂料走到半路，被车持皇子的部下拦住，一顿饱揍，打得血流满面，赏钱也被抢光，只得作鸟兽散。

车持皇子见事态已不可挽回，悲叹道：“一生之耻，莫过于此。非但不得佳人欢心，反要遭天下人耻笑。”为此，他孤身遁入深山，隐居避世。其部下率仆从四处寻找，哪里见得到皇子踪影，大概已经亡故了。

推察皇子心思，必定深感无颜再见朋友部属，故而隐姓埋名，遁世不出。此后，世人便将失魂称为“失玉”<sup>⑤</sup>。

---

### 注释：

① 筑紫国：又称筑州，古日本行政区域，位于今日之九州岛。

② 优昙华之花：亦作优昙婆罗、优昙钵华、乌昙华等，意译灵瑞花、瑞应花、空起花等。产于喜马拉雅山麓及德干高原、锡兰等处。佛经称此花为“仙间极品之花”，三千年一开，值金轮王及佛出世方现，开后随即凋谢。成语“昙花一现”即源于此。此处用来比喻极为难得的不世出之物。

③ 辰时：上午七点整至九点整。

④ 吴竹：淡竹的一种，细叶，竹竿坚韧，生长旺盛。

⑤ 玉的日语读音为“たま”，与魂、灵同音，所以日本人常以玉象征魂灵。



## 五、火鼠之裘

右大臣阿倍御主人，家财丰厚、族中人丁兴旺。他写了一封书信，寄给从唐国来的贸易船上的朋友王卿，恳请王卿帮忙买件火鼠裘。他把信交给家臣中最为精明干练的小野房守，送去给王卿。小野房守持信赶到博多港，登上停泊在那儿的贸易船，呈上书信和用来购裘的钱款。王卿看完信，回信道：

“火鼠裘实非敝国之物，一向只闻其名，未曾亲眼得见。倘若世间真有其物，则必已舶至贵国。今无，可知阁下所托，实乃万难之事。然天竺或有此物，若从天竺舶来敝国，则在下当询于豪富者，借彼等助力而取之。如世间诚无此物，则今日所付钱款，当交来人全数奉还。特此致复。”

数月后，唐国贸易船再度来到日本。阿倍御主人闻小野房守随船归来，急命下人快马加鞭去迎。小野房守骑快马，仅用七日，便从筑紫赶至京城，同时带回一封信给右大臣。信上写道：

“火鼠之裘，遍寻不获。遣人探问，遂知此裘无论古时今世，皆非易见。据闻往昔有天竺圣僧曾携来敝国，存于西山寺中。吾请朝廷下旨，方才购得。只是付款之际，地方官员声言钱款不足，吾当即予以补足。所垫付黄金五十两，望即刻归还。吾船将归，如不愿付款，则尽速奉还此裘。”

阿倍御主人览信毕，眉开眼笑，欢悦道：“何出此言？区区钱款微不足道，自当奉还。得此宝裘，实是大喜之事啊！”言罢向唐国方向，

遥拜致谢。



右大臣阿倍请唐国贸易船上的王卿帮忙买火鼠裘

他细观盛火鼠裘之箱，见其上镶嵌诸多美丽琉璃。开箱后，又见裘色紺青，毛末发出金光，瑰丽耀目，无与伦比。据说这裘如果穿得脏了，可以入火焚烧，不但烧之不坏，反更清洁。如此异宝，怎不叫人啧啧称奇！阿倍御主人眼望火鼠裘，赞叹道：“难怪辉夜姬欲得此裘，确实不无道理啊！造化造化！”于是将裘纳入箱中，取花枝装饰好。自身也着意修容装扮，得意洋洋地心想：“今夜当可入宿美人香闺啦。”乐不可支，雅兴大发，遂作歌一首，置于箱中。歌云：

“热情似火烧，亦难燃此裘；长年泪湿袂，今日终可干。”

阿倍御主人亲自携火鼠裘来到辉夜姬家门前，老翁迎出，接过火鼠裘，入内呈给辉夜姬观览。辉夜姬见了，赞叹道：“这火鼠裘真美

呀！只是目前真伪莫辨，不可轻信。”老翁道：“怎会有假？无论如何，都应先请右大臣入屋再说。此裘世间罕见，定然系真品。你何苦一味怀疑他人呢？实是不可取。”说罢，转身请阿倍御主人入室。

老翁老姬夫妇，心中都是一样想法，认为这回婚事肯定能成。老翁常因为辉夜姬不愿嫁人，独身幽居而苦恼。他十分希望女儿能嫁个好男子，夫唱妇随，美满幸福。无奈辉夜姬屡屡拒婚，老翁也不便勉强。

辉夜姬对老翁道：“欲知真假，可将此裘投入火中，若火焚不能坏，便是真裘，我自然守诺嫁于他。您既说此裘世间罕见，定系真品，那么就烧一烧，检验检验吧。”

老翁点头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于是将辉夜姬的话，转告右大臣。

右大臣道：“此裘唐国境内亦无，在下费尽心思方才寻获，岂有可疑？也罢，既有疑虑，那就尽速焚烧，以示不虚。”

于是他将火鼠裘投入火中，登时响起噼啪声，皮裘转瞬燃尽，灰飞烟灭。辉夜姬道：“如此看来，此裘定非火鼠之皮了。”右大臣见状，面青如草叶。辉夜姬十分欢喜，作返歌一首，放入置裘的箱中，交予阿倍御主人。返歌云：

**“麋裘难经焚，顷刻化灰烬。早知凡庸物，何苦费心机。”**



假火鼠裘瞬间燃尽，右大臣失色

右大臣默然无语，悻悻离去。瞧热闹者交头接耳道：“阿倍大臣既携来火鼠裘，定然能与辉夜姬结为连理，应可常住此宅了吧？”有人答道：“不，不，据说那件火鼠裘入火一烧，立时烧得精光，所以右大臣娶不成辉夜姬了。”这事一传十、十传百，弄得天下尽人皆知。从此以后，凡遇不能如愿的事，人们都称之为“阿倍无成”。

## 六、龙首之辉玉

大伴御行大纳言唤来家中所有仆从，吩咐道：“据说龙首上有一块散发五色光华的辉玉，谁能取来，无论要何赏赐，一概允准。”

仆从们听了，都道：“主人如此慷慨，实是我等之幸。只是这块玉，想来绝非轻易可取。那可是在龙头上呀，该如何取到呢？”

大纳言道：“身为家仆，理应尽忠报主。哪怕舍命，也要完成主人心愿。更何况所谓龙，并非只出没于天竺、唐土，据闻本国山上海中，时常有龙飞腾降落，岂是尔等口中所言的难事？”

仆从们答道：“主人既如此说，那也别无他法了。不论宝物怎样难取，我等赴汤蹈火，都要取来。”

大纳言听了，欢颜道：“尔等不愧是我大伴的部下，忠勇举世皆知，又岂会违背主人之命？”

仆从们遂外出找寻龙首辉玉。大纳言将府中所有绢、绵、钱财悉数散发给他们，作为路上的盘缠。又叮嘱道：“在你们归来前，我将一直吃斋念佛。倘若取不回辉玉，你们都不准回来。”





大伴御行大纳言命家中仆从出寻龙首之辉玉

家仆们告辞退出后，个个怨气满怀，心想：“说什么取不回龙首辉玉，就都不准回来。可世间哪有这种宝物？完全是无计可施嘛。”于是将大纳言赏赐的财物平分掉，各自散去。有的回自己家躲藏起来，有的逃往别处。他们都在背后谩骂主人，嘀咕道：“不管是双亲还是主人，下这样荒唐的命令，当真是无理至极啊！根本别指望能成功！”

大纳言并不知家仆们的埋怨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倘若辉夜姬嫁来，怎能让她们住在如此一般的宅邸中呢？”于是大举营建新宅，富丽堂皇、美轮美奂，屋中四壁涂漆，施绘五色，蒔嵌花饰。屋顶上用各色彩丝覆盖。每间房中，都悬挂着绘于名贵丝绸上的壁画。更有甚者，大纳言还将元配及妾侍，尽数遣散。独身一人，一心一意，为迎娶辉夜姬而日夜辛劳。

然而，日复一日，大纳言外派去取龙首辉玉的家仆们，一直不见回音。转眼年关已过，又是一年。大纳言苦苦等候，心中焦虑，只好悄悄带上两名近侍，微服行至难波港，向一船夫询问道：“据说大伴大

纳言遣家仆乘船屠龙，欲取龙首之玉，可曾听闻？”船夫笑道：“真是笑话奇谈。哪个船夫肯为这等蠢事放船出海？一个也无。”

大纳言闻言，心想：“这些船夫无知鄙陋，毫无志气，又岂知我大伴家的威势？所以才说出这等怯弱之语。”又想：“我弓有强力，一见到龙，只需一箭便可射杀，取龙首之玉易如反掌。那些家仆迟迟不归，我也不必久候。”于是雇船入海，巡游海上，随浪越行越远，来到了筑紫海边。

就在这时，忽然间天昏地暗，风暴大作，将船刮得帆倾楫歪，失去方向，不知航向何处。后来船被飓风刮到大海中央，滔天恶浪猛撞船身，航船几乎就快沉没。天上电闪白光、雷鸣轰隆，骇得大纳言心惊肉跳，手足无措，哀叹道：“吾有生以来从未见如此可怕景象，这该如何是好呀？”

船夫也吓得涕泪交流，悲声道：“我年年驾船往来海上，这样可怖的景象见所未见。就算此船侥幸不沉，头顶落雷也会劈死我们。即使神佛护佑，船在人存，可也终究会被刮到南海去啊。唉，都是因为遇到这么个雇主，才弄到这般悲惨境地。”说罢放声大哭。

大纳言闻言，说道：“在船上，一切都以船家所言为依靠，你怎可说出如此丧气的话来？”说着，俯身呕吐，吐出不少酸水。

船夫道：“我又非神佛，哪有什么大本事？自然无可奈何。海上狂风巨浪，本也寻常，我多年来早已习惯。但如今雷电交加，定然是你妄想屠龙，惹恼龙神，这才引来恶浪飓风。你还是赶紧祈祷，求神原谅吧！”大纳言醒悟道：“此话有理。”于是立即高声祈祷道：“楫取御神<sup>①</sup>在上，请听小人禀告：吾愚昧无知，行事鲁莽，妄思屠龙，实是罪大恶极！自今而后，龙之毫发，不敢损害半根。万请原宥，诚惶诚恐。”



他双目流泪，时立时坐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祷告了千百遍。终于，轰隆雷声渐渐止息，天色也逐渐明亮，只是大风依然猛吹不歇。

船夫道：“适才那飓风，看来定是龙神所吹。此刻这风乃是顺风，不是逆风，方向正好，咱们顺着这风回家吧。”大纳言已经吓得心胆俱寒，哪里还听得清船夫说什么。

大风继续猛吹三四日，将船吹回了本国之地，向岸上遥望，乃播磨国明石海岸。但大纳言却以为被风吹到了南海之滨。他周身疲乏，倒卧船中。随行伺候的两名近侍，上岸向国司<sup>②</sup>禀报。国司亲自前来慰问，可是大纳言无力起身，瘫软在船底。众人无奈，只好在岸上的松原铺设草席，扶起大纳言躺于席上。直到这时，大纳言方知此地并非南海之滨。他挣扎着勉强坐起，由于平日体质就弱，不耐风寒，此刻竟腹胀高鼓，双眼肿如李子。国司见状，不禁莞尔。大纳言当即命国司备轿一顶，坐上归府。



大纳言之船遭龙神兴风作浪，险些沉没

他先前遣派去取龙首辉玉的家仆们，风闻此事，都陆续归宅参见，告罪道：“我等因实在无法取得龙首辉玉，故而无颜回府。如今主人自身亦知宝玉难取，想必可以原谅我等了，所以归府来见。”

大纳言起身对一众家仆说道：“幸亏汝等未去取龙首辉玉。龙与雷神，原来乃是同伴。我命汝等去取龙首之玉，无异于加害汝等。倘若汝等当真捕获神龙，只怕我也性命不保。而今真是万幸，万幸！嗯，这大概是辉夜姬动了坏心肠，打算谋害我等而设下的诡计。我从今往后，绝不再去她家一步，汝等亦谨慎勿往。”说罢，将宅中剩下的财物，分赏给未取到龙首辉玉的家仆们。



大纳言对家仆们埋怨辉夜姬

此前被大纳言休掉的妻妾们，听说了这件事，讪笑不止，几乎笑破肚皮。覆盖在新造宅邸屋顶上的彩丝，都被老鹰、乌鸦叼去，用在筑巢上了。

世人为此议论纷纷，这个问：“听说大伴大纳言去取龙首辉玉，不知结果如何？”那个答：“别提啦，不但宝玉没取到，眼睛还肿得像两个李子。唉，吃不消啊！”自此，凡所做事，无理且不堪忍耐，就被人叫作“吃不消”。

---

**注释：**

① 楫取御神：又称船灵大明神，日本神话中的航海神。

② 国司：日本古时置于各国的地方官，相当于现在的知事，总管该国的一切政务。



## 七、燕之安产贝

中纳言石上麻吕吩咐家仆道：“燕子筑巢时，速来禀告。”家仆们问道：“大人意欲何为？”中纳言答道：“欲取燕之安产贝。”其中一个家仆道：“我等曾数次见人杀燕，均未见燕子肚中有此宝物。听说燕子只在生蛋时，才会生出此物。但燕子见人走近，必然飞散，该如何获取呢？”另一个家仆道：“大炊寮<sup>④</sup>饭炊屋的梁栋上，有不少燕巢。可命几名敏捷的壮汉搭起棚架，爬上去向巢中窥视。如见燕子生蛋，便可取得安产贝。”中纳言听罢大悦，道：“此法甚好，我先前却不曾想到。就照你说的办。”于是挑选忠诚可靠的精壮男仆二十人，在饭炊屋梁栋边搭起棚架，命他们爬上去守候。



中纳言石上麻吕与仓津磨商量取燕之安产贝

中纳言不时派人催问：“如何了？取到安产贝没？”但燕群见众人爬上，都极为恐惧，不敢飞回巢中。家仆将这情况禀告中纳言，中纳

言闻报，心中忧愁，束手无策。

正当中纳言一筹莫展时，大炊寮官人仓津麿，向中纳言的家仆说道：“贵上欲取燕之安产贝，老朽倒有一计。”家仆急忙禀报中纳言，中纳言立即召见仓津麿，礼数周到，客客气气地向他讨教。仓津麿道：“欲取燕之安产贝，如今这法子完全无用，必然不能如愿。概因人数众多，燕群受惊，不敢飞回巢中。应先将棚架拆除，令那些壮汉全部下来。而后选一名精干家仆，命他坐于大竹篮中，篮上紧绑一根滑索，拴在梁栋上。等燕子飞来生蛋时，立刻拉动滑索，将竹篮升上去。在节骨眼上，让家仆伸手取贝。如此一来，保管成功。”中纳言赞道：“此计大妙。”便命人拆毁棚架，唤回二十名男仆。

这些事办完后，中纳言又问仓津麿：“那燕子何时生蛋，又如何得知呢？届时好将人升上去。”仓津麿答道：“燕子将生蛋时，必翘其尾七次，翘毕则产蛋。我们见它第七次翘尾时，升上竹篮，即可获得安产贝。”

中纳言听罢，欢喜不已，命人照办。而后悄悄走入饭炊屋中，与其他仆从一起，监督家仆取安产贝。同时，又因仓津麿教他此法，遂大大奖赏仓津麿，赞道：“汝虽非我亲人，却能令我称心如意，甚好。”说完脱下衣裳，赐给仓津麿，又说道：“今晚还请亲至饭炊屋帮手。”然后让仓津麿先回去了。

渐渐到了黄昏，中纳言再次来到饭炊屋。抬眼一望，燕子果然已回到巢中，而且正如仓津麿所言，尾巴开始翘动。中纳言慌忙命仆人坐入大竹篮，将竹篮升到梁栋边，又命仆人伸手到燕巢中掏摸。仆人摸了一阵，道：“里头空空如也。”中纳言怒起，斥道：“因你摸法不善，这才掏摸不到。”想要另选一人上去，又转念道：“也罢，索性自己上去掏摸吧。”于是自行坐入篮中，命人缓缓升起竹篮。靠近梁栋

后，向燕巢中窥探，恰好燕子正在翘尾。他急忙伸手入巢，到处掏摸，触到一块扁平物。他心中大喜，高声叫道：“摸着了，摸着了。快放我下去。仓津老翁，我摸着安产贝了！”众人聚拢在梁下，一起用力拉滑索。孰料用力过度，拉断滑索。中纳言从竹篮中急坠直下，仰面朝天，掉到一只八岛鼎<sup>②</sup>中。



中纳言取贝不成，跌落下来

众人大惊，赶忙冲上去，抱起中纳言。只见他双目翻白，呼吸几乎停止。仆人们急忙将冷水强灌入他口中，折腾了半晌，终于救醒过来。众人替他搓揉手足，而后将他从八岛鼎上抬下，问道：“大人，此刻感觉如何？无恙否？”中纳言气喘吁吁，勉强答道：“略微好些了，只是腰仍然动弹不得。所幸安产贝已紧握在手，想来就高兴。你们马上点起松脂蜡烛，我要好好瞅瞅这宝贝。”

说完，他扬头伸手，摊开手掌一瞧，手心里握着的竟然是一块陈年的燕子干粪！中纳言失望至极，哀叹道：“唉，不得贝！”

从此以后，人们便将事与愿违，唤作“不得贝”。

中纳言情绪一落千丈，他原本准备了一个唐柜用来装安产贝，但如今取到的并非安产贝，自然不能送去给辉夜姬。再加上又折了腰骨，心中的懊恼可想而知。他生怕自己所做的蠢事流传出去，沦为笑柄，为此而心情抑郁，悔恨不已。心情越坏，病情就越重，身体就愈加虚弱。不得贝尚在其次，遭世人嘲笑，是比不得贝更难堪的耻辱。他终日都在担心，苦不堪言，比寻常患病更加难受。

辉夜姬听闻此事，作歌一首，寄去宽慰。歌云：

“秋水望穿不见君，料来燕贝未取成。”

中纳言收到歌后，命家仆念给自己听。他虽病体孱弱，依然勉强抬头，取过家仆备好的纸笔，于极痛苦中，写返歌一首作答，歌云：

“万事成空不得贝，卿若垂怜尚可救。”

写毕，随即气绝身亡。辉夜姬闻讯，心中略微伤感。后人由此将仅存的希望，称为“有贝”。

---

### 注释：

① 大炊寮：日本古时负责粮食、舂米、炊煮器具及典礼、宴会上食物调理的机构。

② 八岛鼎：大炊寮中之鼎，代表日本灶神。外形三足双耳，共有八只，隐喻八大岛国，即日本。



## 八、御驾狩猎

辉夜姬沉鱼落雁的绝世美貌传入天皇耳中，他召来内侍中臣房子，下旨道：“据闻那辉夜姬对所有爱慕她的男子，都冷若冰霜，屡拒求亲；而诸多欲一亲芳泽者，要么倾家荡产、要么身败名裂。你替朕去瞧瞧，她究竟有多美？”

房子领旨出宫，造访伐竹翁家。伐竹翁不敢怠慢，恭恭敬敬出迎。房子对老姬说道：“陛下传谕，你家辉夜姬姿容出众，命我详观后回去复命。”老姬道：“请您稍待，老身这就去告知。”于是入内室对辉夜姬说道：“天皇使者在外，女儿快出去拜见吧！”辉夜姬道：“我相貌又不美丽，怎能拜见天皇使者呢？”

老姬生气道：“如此无礼的话，切莫乱讲。来人系天皇使者，不可轻忽！”辉夜姬道：“即使是天皇下的谕旨，母亲也不必惶恐。”听这语气，她毫无拜见使者的意思。

老姬抚养辉夜姬多年，对她视如己出，此刻见她出言顶撞，虽想责备，却又不忍心，只得出来，禀告内侍道：“实是抱歉。小女性情倔强，就是不肯出来拜见，还请原宥。”

内侍道：“陛下有旨，令我无论如何必须见到辉夜姬。如不能见，回去无法复命。国君之命，本国之人，岂能违抗？你们未免太大胆了！”她厉声喝斥，辉夜姬听见了，仍然坚不从命，在内室高声回应道：“若我拂逆皇命有罪，索性将我处死吧！”

内侍闻言，无可奈何，只好回宫据实禀奏天皇。天皇道：“她心肠如此刚硬，难怪能令男子断送了性命。”一度想要就此作罢，却又有些不甘，心想岂能败给一个女子？

于是，天皇降旨，命伐竹翁前来见驾，对他说道：“汝速将家中辉夜姬，奉送入宫。朕久闻其国色天香，曾遣使者往见，结果却无功而返。如此傲慢无礼，是汝所教么？”伐竹翁惶恐作答道：“草民万万不敢。小女不愿进宫，草民亦十分苦恼。待归家后，定当重申圣意，再行良言规劝。”

天皇听罢，颌首道：“辉夜姬系汝一手抚养长大，岂有不从汝之理？若能劝得她入宫，朕便赐你五品官位。”

伐竹翁大喜，欣然归家，对辉夜姬道：“天皇诏命难违，要你入宫，只怕不答应是不行了。”

辉夜姬答道：“我意已决，绝不入宫。若强迫我去，我唯有离开人间。又或者我勉强入宫，等您加官进爵后，我就立即自尽！”

伐竹翁急道：“哎呀，万万不可！我难道会用女儿的性命，去换取高官厚禄吗？这像什么话？可是话说回来，你为何那么坚持不入宫呢？这件事还不至于要弄到以死相拼啊！”

辉夜姬答道：“总之，我绝不会欺骗您。如果您不相信，请将我送进宫去，生死立刻便知。以往无数男子诚心诚意、日夜追求，我都坚拒不从。而天皇不过是这两日才下旨，若我应允，岂不被天下人耻笑！”

伐竹翁道：“天下万事，都大不过你的生死。既然你以死相胁，那么，我只好再度入宫，禀明天皇，转达你的意思。”

于是，伐竹翁又入宫参见天皇，奏道：“陛下谕旨，草民已向小女说明。无奈她矢志不肯入宫，还说若要强迫她入宫，宁愿一死。此女并非老朽亲生，乃是昔年在山中拾得，故而脾气性情与世人迥然不同。”

天皇道：“造磨，你家似乎靠近山麓吧？不如朕装作去山中狩猎，路过你家，应该能见到辉夜姬吧？”

伐竹翁答道：“此计大妙。趁小女毫无防备时，突然造访，定能见到她。”



天皇佯作狩猎，驾临辉夜姬家

天皇遂选定吉日，起驾往山中狩猎，并乘机驾临辉夜姬家。只见屋中光辉四溢，一位绝色美女端坐其间。天皇知此女必是辉夜姬，欲待走近时，女子却猛然起身，向内室回避。天皇快步上前，一把拉住辉夜姬衣袖。辉夜姬急用另一只衣袖遮掩住面孔。但天皇已看清她貌美绝俗，登时心醉神迷，岂肯轻易放手，便想就此将她带回皇宫。



天皇与辉夜姬相见

这时辉夜姬开口道：“民女若是本国所生，自可委身于陛下。然民女并非本国之人，强逼入宫，万难从命。”

天皇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即便再难，你也要跟朕去。”命人将御舆抬来，打算强迫辉夜姬上舆。说来也怪，辉夜姬的身体一瞬间就消失不见了！天皇大惊，心中既憾且惜，这才醒悟到辉夜姬确非常人。他慌忙说道：“既如此，朕不强迫你入宫了。你快快现身，让朕再看一眼，见过便返。”辉夜姬立即现出了身形。

天皇虽知辉夜姬非凡俗之人，心中爱慕之情反而更加炽烈，几乎难以忍耐。但此刻已是别无他法，只得褒赏伐竹翁，夸赞他让自己见到了辉夜姬。伐竹翁喜得眉开眼笑，摆下盛大酒宴，招待天皇及随行百官。





天皇褒赏伐竹翁，伐竹翁摆下盛大酒宴招待天皇及随行百官

将要离别时，天皇心中怅然若失，实在舍不下辉夜姬。他闷闷不乐，坐上御舆，作和歌一首赠予辉夜姬，述说衷肠。歌云：

**“欲去又止心忧愁，归舆空返愿未遂，只为佳人拒同行。”**

辉夜姬作返歌一首，答复道：

**“久居蓬门早已惯，寒舍育我心得安，金殿玉宇不敢攀。”**

天皇咏览此歌，愈发不想离去。其心已全在辉夜姬身上，更无他念。可是贵为天子，不便在外留宿。无奈之下，只得起驾回宫。

天皇返回宫中后，觉得平时服侍自己的妃子、女官，无一人可与辉夜姬相比。即使是往日号称美人的，相较于辉夜姬，也是黯然失色。天皇心中，如今只剩下辉夜姬的情影。他独居寡欢，意志消沉，对后宫的庸脂俗粉再不行幸。日常间不断提笔致信，向辉夜姬倾诉相



思之情。辉夜姬有信必回，文笔优美。此后，天皇随四季变迁，感百花草木意趣，吟咏作歌，一一寄送给辉夜姬。

## 九、天之羽衣

辉夜姬与天皇就这样鱼燕往返，不觉间过了三年。某个初春的夜晚，辉夜姬仰观皎美月色，忽然悲从中来，一反常态，陷入了沉思。家仆在旁边劝说道：“月之容不可直视，其中有忌讳，恐惹不吉。”但辉夜姬乘家人不备时，依然独自观月，并暗中低声哭泣。



圆月夜，辉夜姬眺月忧伤

到了七月十五圆月夜，辉夜姬自闺中来到走廊，仰望明月，默默无语，神情悲沮。家仆见状，急忙告知伐竹翁：“小姐虽平日里就爱赏月，但近来频频对月长叹，今晚悲哀之情更甚。此事颇不寻常，望多加留意，免生意外。”

为此，伐竹翁特地对辉夜姬说道：“你心中有事牵挂么？为何要眺月忧伤呢？这世上的一切，不是十分美好吗？”

辉夜姬答道：“我也不知是何故，近期一见明月，便无端地觉得不安，深感世间凄凉可悲，所以才不住叹息。”

后来又有一天，伐竹翁走进辉夜姬房中，见她依然愁眉深锁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。伐竹翁又问道：“女儿呀，究竟何事令你如此心烦呢？”辉夜姬仍然答道：“没什么，就是无端地感到不安。”伐竹翁劝道：“既然心境不佳，就不要赏月了。每次一见到月亮，你就悲不自胜。”辉夜姬答道：“唉，我怎能不眺明月呢？”此后，每逢皓月当空，她都照旧在走廊上痴痴仰望，并陷入沉思。

奇怪的是，在风高月暗时，辉夜姬并不悲伤忧思。但一到明月之夜，便哀叹泣涕。家仆们见到，都在暗地里议论道：“看来她一定有心事。”父母双亲与全家人，都不知到底是何原因。

临近八月十五的某个夜晚，辉夜姬来到走廊上，失声痛哭。这次与以往不同，竟不再避人耳目，径直哭倒在地。老翁与老姬着了慌，连声催问所为何事。辉夜姬抽泣答道：“这件事，女儿很早就想告知二老，又怕你们伤心，所以隐瞒到今日。但现在不得不说了。女儿此身并不属于凡间，我本是月宫仙子，只因前世宿缘，方才降临人世。如今归返之期已到，本月十五，月国之人将来迎我。此事绝难回避，终须归去。想到将与双亲永别，令二老愁叹，我便心痛欲绝。因此自今年开春以来，便心绪不宁，忧叹难止。”说罢，哭泣得更加厉害。

伐竹翁听毕，难过道：“怎会如此？想当初我从竹中将你拾回时，你还只有油菜籽那么大。如今抚育得和我一样高，你却要离开？到底谁要带走你呀？我绝不允许！”说着，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，悲道：“你若离去，不如让我先死！”此情此景，令人见之落泪。

辉夜姬道：“我于月国，有亲生父母。凡间百年，在月宫不过须臾。我居人世年月颇长，对月国父母，并不如何想念，反倒觉得人间

亲切和善。故而一旦离别在即，毫无欢欣之感，唯有哀凄之情。可是这一切都由不得我做主，我也无可奈何，只能回去。”言毕，与老翁老姬一起抱头痛哭。

家中仆人和辉夜姬相处多年，对她高尚的品格、优雅的气质均倾服不已，真心敬爱她。此刻听说将要别离，尽皆依依难舍，悲叹愁烦。人人不思饮食，相对哀泣。

天皇闻讯，急遣使者至伐竹翁家中探问。伐竹翁出迎使者，泪流满面，不停哭泣。由于伤心过度，头发斑白、腰背佝偻，双眼肿胀通红。他今年不过五十余岁<sup>①</sup>，却已是老态龙钟，可见“一夜愁白头”绝非空话。

使者传天皇谕旨，问伐竹翁道：“听闻你等近来伤心欲绝，有莫大忧患，可是真的？”老翁垂泣答道：“本月十五，月宫将派人接走辉夜姬。草民斗胆，敢请陛下派遣大军前来守卫，待月宫来人一至，立即将他们擒拿。不知可否？”

使者回宫，将情况如实奏禀天皇。天皇道：“朕只见过辉夜姬一面，便久久难忘，何况老翁与她朝夕相处，一旦别离，该是何等痛苦！”

八月十五转眼即到，天皇命近卫少将高野大国为敕使，率六卫司<sup>②</sup>武士二千人，开赴伐竹翁家，保护辉夜姬。大军一到老翁宅邸，立即部署千人防守土墙，部署千人在屋顶巡视。而宅中的所有男仆，分别把守各个角落。严密防备，水泄不通。不仅武士们顶盔贯甲，那些男仆也持械搭箭，严阵以待。婢女们则轮流守在辉夜姬的闺房中。老姬紧拥辉夜姬，躲在宅中最隐秘的仓库里。伐竹翁锁好仓库门，站在门前把守。他自信满满，说道：“如此严防死守，岂会输给天上之人？”又对守卫屋顶的武士说道：“汝等若见有物翔空，即便是极细微

物，也要统统射下来。”武士们应道：“把守得这般严密，哪怕是蝙蝠飞过，也将立时射杀，晾干曝尸。”伐竹翁听了，以为万无一失，宽心不少。

但辉夜姬却道：“无论守护得多严，门窗关闭得多牢，凡人也无法与天人作战。首先，箭矢难以射中他们；其次，天人一至，即使再紧锁的门户，都会自动打开；最后，就算现在斗志昂扬，但月宫之人一到，再骁勇的武士也会丧失锐气。”

伐竹翁闻言，火冒三丈，气鼓鼓地骂道：“待月宫中人来时，我定以长指甲抠出他们的眼珠，揪住他们的头发，打翻在地。然后剥下他们的裤子，令他们在众武士面前露臀出丑！”

辉夜姬道：“请您切勿高声吵嚷，若被屋顶众武士听见，那可真难为情。女儿不能报养育之恩，却要永别而去，心中深感对二老不住。常思若有缘长居，该是何等欢愉！只可惜事与愿违，不得不走。可是思及亲恩无以为报，即便在归途中，我也必难心安。故而最近数月，每逢明月在天，我便至走廊上祈请，希望能再居人世一年，至少也要过完年再走。然而却不得许可。想到女儿离去后，双亲势必泣血捶膺，心中更是悲难自抑。月宫中人容颜端丽，无衰无死、无忧无虑。女儿所归之地，虽然如此美好，但女儿毫无喜悦之感。不能侍奉年迈双亲，真令我抱憾终身。女儿舍不得离开你们啊！”说着泣不成声。

伐竹翁安慰道：“这等伤心断肠的话，不必再说了。来迎之人，无论姿容如何俊美，我都对他们绝不客气。”他心中已对月宫之人怨深恨极。

就这样渐渐夜深，玉宇无尘、银河泻影，已近子夜时分。

忽然间，伐竹翁宅邸四周光芒四射，明亮胜于白昼，比满月之光更亮十倍，照得人身毛孔，纤毫毕现。一片光亮中，一群人自天上乘



云徐徐而降，离地五尺，悬浮排列。伐竹翁宅邸中人，无论在屋内屋外，见此情景，仿佛都被咒语魔住一般，个个四肢酸麻，木然不动。先前的交战勇气，消失殆尽。有人勉强振作，弯弓搭箭，想要射出。无奈手臂乏力，登时瘫软下去。又有意志特强者，竭力聚精会神，强行射出箭矢，箭却飞向他方，全然不中。所有武士皆目瞪口呆，战力尽失。个个神志不清，茫然无措，恍恍惚惚地相互对视。



天人至，辉夜姬躲于仓库，众武士在外把守

立于云端上的天人们，衣着华美、相貌端丽，无与伦比。一辆云车停在他们旁边，车顶张覆薄绢。其中有位看似大将模样的人，越众而出，喊道：“赞岐造磨，上前来！”刚才还目中无人、想要和天人大战一场的伐竹翁，此刻像酩酊大醉般，伏行向前，跪倒在地。天人责备他道：“汝当真愚不可及！先前因汝稍积功德，故命辉夜姬下凡，暂居汝处，迄今已为时颇长。汝得辉夜姬之助，获黄金无数，大富大贵与以往已判若两人。辉夜姬因犯天条，这才将她暂时贬居汝微贱之处。如今她罪业已消，我等特来接她回去。汝却哭哭啼啼，真不识好歹。快，速将辉夜姬交出来！”

伐竹翁答道：“老朽养育辉夜姬迄今已二十余年，你却说是暂时寄居，实在与理不合。你口中所称的辉夜姬，恐怕另有其人，是诞于别

处的辉夜姬吧？”顿了顿，他又说道：“居于此宅的辉夜姬，此刻身患重病，恕不能出门相见了。”

天人也不应他，驾云车飞到老翁宅邸的屋顶上，叫道：“辉夜姬听着，如此污秽之地，岂能久居？”

霎时间，牢牢紧闭的仓库门，自行打开，格子窗也都自动敞开。原先被老姬紧紧搂住的辉夜姬，离开老姬怀抱，轻步走出。老姬拉她不住，心知无力阻止，唯有仰面朝天，涕泣目送。老翁也无可奈何，只能伏地痛哭。

辉夜姬走到伐竹翁身旁，说道：“即使我百般不愿，怎奈何身不由己。而今便请二老送女儿升天吧！”伐竹翁哭诉道：“我已悲痛欲绝，如何能送你呢？你怎么忍心抛下我们自行升天呢？不如带我们一起去吧！”

辉夜姬闻言，心乱如麻，不知所措。片刻后，才说道：“那么，我留一封书信给您吧。每当想念我时，请您取出来看看。”说罢，潜然泪下，一面抽泣，一面挥笔写道：

“女儿此身，若生于人世，必侍奉双亲直至终老，绝不令有别离之痛。然世事大多难如人意，此际归返月宫，亦非出自本心，内心实有深憾。今褪我身上衣，留予双亲，以为纪念。日后每逢月出之夜，愿双亲举首望月。此刻舍亲情而升天，女儿心伤无尽，恍如自虚空坠地，悲切难言。”

这时，一名天人取出一只箱子，箱中盛着天之羽衣和一壶不死灵药。天人对辉夜姬道：“壶中灵药请立即服用。因你多食人间秽物，致使心境恶劣，服此药当可消除。”说着将灵药奉于辉夜姬面前。辉夜姬

浅尝一点，将余下灵药包入适才脱下的衣裳中，欲赠予伐竹翁。天人却不许她这样做，取出天之羽衣，命她立即穿上。

辉夜姬道：“请稍候！穿上这羽衣，便会立时脱胎换骨，心意亦会改变。但我此刻尚有话要说。”言毕，她又挥笔写信。天人不耐烦地催道：“时辰已到，不能再晚了。”辉夜姬道：“此等不近人情之语，切勿再言。”随后不慌不忙地致信天皇。信中道：

“蒙陛下派遣大军，欲阻我升天，感激不尽。只是天意难违，我终究不能长留人间。是故，心中遗憾无限、悲恸难当。往昔陛下召我入宫侍奉，只因念及身世复杂，方才不顾君意，坚不从命。此任性无礼之举，定使陛下不快，今时回思，心甚惶惶。”

信末，附歌一首，云：

“人世难久留，身着羽衣去。忆君情义重，哀书表寸心。”

她将装有不死灵药的壶，和书信放在一起，唤来头中将<sup>③</sup>，让他带进宫交给天皇。天人将书信、药壶转呈中将后，立即将天之羽衣披到辉夜姬身上。辉夜姬顿时忘记了对伐竹翁的恋恋不舍、忘记了离别的悲伤，在人间的种种往事，由于穿上羽衣的缘故，全都忘得一干二净。烦恼散尽的辉夜姬，登上云车，在一百多名天人的前呼后拥下，升天而去，归返月宫。



辉夜姬升天

可怜伐竹翁与老姬，从此以后每日里泣血捶膺，却也无济于事了。旁人将辉夜姬所遗书信读给伐竹翁听，他闷闷不乐道：“风烛残年，何必惜命？爱女已去，苟活无益。”于是药也不肯服，不久就一病不起了。

### 注释：

① 此处日文原文与前文矛盾。第二节老翁自述时，言已七十余岁，这里又只有五十余岁。

② 六卫司：指左右近卫府、左右卫门府、左右兵卫府。是负责镇守皇居、护卫天皇、警备宫廷内外的部门。

③ 头中将：藏人所长官兼近卫中将的合称。



## 十、不死之山

再说头中将率众武士归朝，将不战而败、无法挽留辉夜姬的情况，详细奏禀天皇，而后呈上不死灵药与辉夜姬的书信。天皇览信毕，感怀涕零，从此寝食俱废，歌舞管弦亦无兴致。

某日，他召集大臣、上达部<sup>①</sup>，问道：“哪座山离天最近？”有大臣奏道：“骏河国有山，离京都不远，而且离天最近。”天皇随即作歌一首，云：

“佳人难再见，心悲泪交流。纵有不死药，服之何所益！”

他将此歌同不死灵药一起，置于壶中，交给一位名叫调岩笠的近侍，命他为御使，前往骏河国那座山的山顶。等到达山顶后，点燃药壶，将御制和歌与辉夜姬所送的不死灵药一道焚掉。

调岩笠奉旨，率大队兵马，登上山顶，焚尽和歌与不死灵药。从此之后，这座山便被称作“不死之山”，即“富士山”<sup>②</sup>。据说山巅所燃浓烟，迄今仍在喷吐，直冲云霄，达于月宫。此即自古传承之《竹取物语》！

---

### 注释：

① 上达部：位阶在三位以上的公卿的异称。

② 日语中，富士之山，与“不死之山”音近。